

底色

春天里

蚁居城市



看着一对刚出生的孩子,孙华在幸福中也感到了特别的压力。

慢不下来,谁敢给自己松下弦?

文/片 本报记者 郭静

让人抓狂的上班路

早上6点,当闹钟响起来时,孙华正在做梦,梦见自己舒服地躺在草地上,天上飘着白云。揉着酸痛的眼睛,他边回味着梦里的舒适惬意,边匆匆起床。

等着他的还有一堆事要干,洗漱,给出生才一周多的两个双胞胎女儿热奶,烧早饭,然后匆忙填几口饭,拿上包赶去上班。下楼梯时,他看了一眼时间:7点半,距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,他皱起眉头暗自祈祷路上不要堵车。

走出家门,一天紧张的生活才正式拉开序幕。

从济南历城区到市中区体育中心,整个路程13.5公里,即便不堵车的情况下,也要45分钟,但大多数情况下,需要一个小时,有时甚至一个半小时才到公司。

“那真叫人抓狂。”31岁的孙华苦笑,今年5月份一天的上午,公司有领导前来检查,他想早些再去再做些准备,不料路上遇到大堵车。经十路上车子排了长队,堵得死死的,很多车都在摁喇叭,但是再焦虑也还是得慢慢跟着向前挪,他听到前面的车主下车破口大骂,话很恶俗,但一向不太喜欢爆粗口的他觉得特别带劲。

后来,他无意中看到有的车尾贴了标语:别滴滴,越滴滴越慢。他忍不住笑了。“他妈的真有幽默感。”然后他点燃一支烟,无奈地等待着。那天他迟到了半个小时,被公司领导臭骂了一顿。

从此只要天气好,或者公司有重要活动,他就放弃开车,骑着电动车上下班。“骑电动车,需要40分钟,这个时间比开车要有保障。”当这个城市像海绵一样,不断吸收着流动人口的时候,这些流动人口也在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消化系统和传输系统。不断拓宽的马路,不断外拓的城市空间,每年以70%以上的速度增加的车辆,在充分释放这个城市能量的同时,也将这个城市逼入一种拥堵的状态。

“一旦某个路段发生交通事故,这个点上,瞬间就可能雍

“工作就像迷雾,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,就成了工作的奴役者,时间一天天在流逝,我几乎想不起自己都做了些什么。”

“你不知道明天这个社会会发生什么,你知道的只有现在要努力生活,要不断地向前,每个人都在一个圈子中生活,这是个适者生存的社会,谁敢给自己松下弦儿?”

被时间驱赶着,脚步匆匆,一路奔波着向前,想慢都慢不下来。当来去匆匆,人心浮躁成了一种社会气氛,就酿成了一种“不快乐”的心理病毒,这种病毒可以感染一个人,也可以感染一群人,甚至一个民族。

那么,我们为什么慢不下来?

“出租车司机刘建说,堵车成了济南的常态,‘不堵反倒成了稀罕事了。’

孙华在堵车时,会从车窗里打量路上来往的行人和公交车上的人群,很多人脸上表情都带着紧张和焦虑,公交站前拥挤的人群争先恐后地上车,毫无秩序,挤上车的人东倒西歪,车门关了,公交车发出沉闷的喘息时,载着超负荷的笨重躯体朝下一站驶去。

一进办公室精神就绷起来

到达公司时已经八点半,孙华整理了办公桌上的文件资料,坐下来,迅速投入到工作之中。

作为一家通信公司的区域部门经理,他的工作十分繁杂,尤其是到年底,各种事情堆在一起,千头万绪,一旦进入办公室,他的精神就绷了起来,“真的是忘我的状态,似乎脑子里除了‘工作’二字,再无其他意念。”

午饭经常拖延到1点多才吃,由于离家远,午饭一般是到附近小餐馆凑合,或者让同事捎几个包子充饥。下午五点半下班,通常忙完已经6点多,但这也是理想的状态。“倘若忙的时候,加班加点是常有的,晚上10点半下班已经谢天谢地了。而忙碌的时候就不存在周末的概念了,一周7天,天天如此。”

工作时间加上消耗在路上的时间,孙华的私人空间和时间一再被压缩。

“尤其是今年老婆怀孕生孩子,增加了很多家庭事务,忙完工作再忙老婆孩子,那种感觉没法说。”孙华说,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跟朋友聚会过,更别说去健身房或者出去郊游了。

目前,他最头疼的是将来两个孩子大了,要去幼儿园怎么办?“我接送孩子的时间都没有,老婆也在公司上班,老人年纪又大了,谁来管孩子?不敢想象。”

工作侵占生活,正在成为当下都市人的生活之殇。有专家称这是转型期社会的集体症状,不分性别,不分阶层,工作第一、生活第二,作为职场潜规则被规定下来……

作为个体的生活被忽略了。在济南天桥区经营一家家具公司的宋林海称自己是“都市苦命人”,比如贷款买了大房子没时间享受,办了健身卡没时间锻炼,身体不舒服没时间去医院,厨房厨具齐备却天天在外面应酬吃饭。

“工作就像迷雾,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,就成了工作的奴役者,时间一天天在流逝,我几乎想不起自己都做了些什么。”宋林海说,“朋友很久没聚了,电影,一年没进影院,买的书没空看,年假从来没休过。我是赚了不少钱,可是并不感觉到快乐和幸福,回到家,我就想睡觉,话都懒得跟老婆说。”

一旦想停下来就会更加焦虑

“主要是没有时间感知快乐,像躺在草地上晒晒太阳这样的事情只有在梦里出现了,”孙华再度想起早上做的一个美梦。现实中的快乐是,回到家抱起两个粉嘟嘟的女儿,那一瞬间,他会从内心泛上阵阵幸福感。

可惜时间太短了,更多的时候他回到家,女儿已经睡了,早上他走的时候,女儿还没醒。他只能悄悄亲一下,恋恋不舍地离开。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做,就是加倍努力工作,为两个女儿挣“奶粉钱”。

更多的都市人甚至连这样的目标都不清晰。38岁的宋林海目前家境殷实,孩子也大了,但依然停不下脚步。他自己也觉得奇怪,“是谁在催着我呢?好像没有人,但又好像有看不见的东西,因为我一旦想停下来时,就会觉得更加紧张焦虑,物价这么高,说不定一堆钱就成了废纸,以后钱花完了怎么办?孩子考不上大学怎么办?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怎么办?”

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新版《社会蓝皮书》,其中指出,金融危机对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在2010年逐步显现,我国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,城镇居民降幅最明显。几乎同时,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报告称,第四季度近74%的居民认为物价高,满意度达到11年来最低,超七成居民认为房价过高难以接受。

物价的高涨对于孙华来说体会较深,“油价涨得太快,我们楼上很多人有车,但是开车的越来越少了,大白天的楼下停满车,大家骑着电动车甚至自行车出门。”他说,女儿的出生带来的花费更高了,“花钱像流水,不知不觉钱包就瘪了。”

刚工作半年多的小李成了“月光族”。这个平日比较节约的25岁男孩感叹东西太贵了,“一个月四千多的薪水,交了房租,再给女友买点东西,基本剩下多少。”手里没钱,底气不足,他总觉得有说不出的压力缠绕着。“年龄不小了,要结婚,要买房,房价这么

高,现在连想都不敢想。”

不奔忙又能怎样

小李很羡慕房奴的生活,因为他连当房奴的条件都没有。

房价使得都市很多像小李这样的人愁眉不展,幸福感大降。社会保障不健全使得都市人为未来生活和不测而拼命赚钱,不敢停止。

更加让人担忧的是,大城市病提前到来,使得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收入逐渐背离。“生活成本增加得太快,没房子的要当房奴,当了房奴的每月要还款要交物业费,有车的要养车,有孩子要投资教育,这一样样成本都高得不得了,”孙华说,他不敢想象以后会怎么样,“当了房奴当孩奴,恐怕很长一段时间都要疲于奔命地活下去。不奔忙又能怎样?”

为什么慢不下来?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侯玉波说:“社会转型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机会,更多的是变化带来的不稳定性,进而造成控制感的缺乏,引发心理冲突。”

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和生命焦虑,让很多人精疲力尽,失去了对自我的关怀能力;生存成本的不断提高,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,又让人们对所处的城市难以有归属感。而不断延长工作时间,不断努力做事,人能够在焦虑中获得一定的控制感。

孙华承认生活在当下有一种不安全感,“你不知道明天这个社会会发生什么,你知道的只有现在要努力生活,要不断地向前,每个人都在一个圈子中生活,这是个适者生存的社会,谁敢给自己松下弦儿?”

他身边不少朋友甚至有一个习惯,打电话很少说再见,“就事论事,说完就挂,连几句寒暄和客套都没了。”

让他略感安慰的是,在“不耐烦”的生活中也存在温情和希望。路过一个街道时,他看到有两个年轻人停下脚步,给街头一个乞讨的孩子丢下两元钱,那一刻,他的脚步也慢了下来……